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三

策題

國學公試策題八首

蘇伯衡

問爲人君者莫貴於勤莫大於斷莫難於信其臣周文之日
具漢宣之勵精秦皇之程書隋文之傳發同爲能勤也而或
治或亂不同焉晉武之平吳憲宗之取蔡符堅之南伐宋文
之北討同爲能斷也而或興或亡不同焉秦穆之於孟明漢
昭之於霍光燕噲之於子之德宗之於盧杞同爲能信其臣
也而或安或危不同焉學者之論事推其未至之理難爲說
而抵其已往之跡易爲言請陳此十二君者其始何得何失
而其後効相反以備請問之及襲其所以成而改其所以敗
庶有取也

問能稼而能穡斯謂之良農能獲而能烹斯謂之善獵能開
邊而能安邊斯謂之優於爲國故漢收河北兵不再興唐復
河隴來嘗出師今西藩朔漠之地秦漢唐宋之所不能有者
我 國家談笑而悉取之矣伊欲使戎狄賓服不敢南向而
牧馬洮隴幽薊之民目不覩旗旄耳不聞鉦鼓而安於耕鑿
必有良策二三子其悉陳之

問井田也學校也禮樂也此王政之大者也爲法雖不同而
先後常相資顏淵問爲邦而孔子則以四代之禮樂語之滕
文問爲國而蓋子則以三代之井國學校告之然則此數者
果可偏廢歟夫爲治未有不本於古而河行於今者也孔孟
所言具在方冊其設施之次第願推言之以聞于
上

問義和之典曆后變之典樂皋陶之典刑益之典鳥獸棄之
典稼穡皆守一職終其身焉近世仕者一人之身而兼數官
者有之一歲之內而歷諸司者有之豈其人皆資於古人而
措諸事業者無施不可歟將徒知訂班資之崇庠而恥於効
一官歟抑拘於數易之制而材有不得盡歟大書虞之時洪
水方大天下可謂多事而當其時事無不洽今四方大定非
有難治之政而當世之務往往廢滯夫安其分而專其智能
於一職與夫急於進取而無常職其得失亦可見矣居今之
世而欲復古之道如之何其可也

問常衮之居相位也選率不自專一 命已上皆付之定法可
謂盡公無私矣而資愚有同滯之譏嗟貽孫之居相位也未
一年除吏八百多其規舊可謂出乎法制之外矣而當時有

得人之稱後之宰相以常為法乎則涉於避嫌以崔為法乎則近於專權專權致威福下移之謗避嫌失竭誠拘國之義而謂資相為之乎夫古之賢相孰有加於伊尹傳說周公召公者乎伊尹則敷求哲人傳說則旁招俊乂周召則明揚俊民既不自以為嫌而其君亦不以為疑是果何道歟為相不師伊傅周召顧自處於常崔之間抑不可歟請為之說問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在李校而言李校可乎有虞曾子之教專之於后夔成周國子之教總之於樂正則樂豈非尤李士之所當重故後世何以希聞而弗講歟古者與師其出也受成於李其反也獻俘獻馘於李則兵豈非亦李士之所當知歟後世何以思諱而弗談歟所言者無非天人性命之理而指六藝為器之末所習者無過記誦詞章之間而視六德

六行為空言後世之學校異一代之學校歟夫何仇儻城隍則其習至于今而尚存成材就實則其人質諸古而有愧豈非學校僅以著令而存其教養之法已踈歟然六館三學之士或叩閣上書而挽留先生或倡明大義而不汙僭偽或指斥權臣而竄其不恤亦嘗見之而君子以為盛事果何以致之歟其豈所謂不待文王而興者歟 國家建首善之地于京師二三子遊焉息焉豈惟稽古往行以自鑒擇善者以自從而已凡古法之當施於今與今日之所當務者極陳之以脩舉缺陋使教道興而人材盛亦有司之望也 問穀為六府之一農居八政之首是故為國先務未有或先於訓農者也

今天子每歲子春躬耕籍田以率天下之民郡縣之長吏皆

兼勸農之職重農亦去至矣是宜事本業之徒什伯於逐末
作之輩也而田里之間地有遺力而民多遊手何歟將盡驅
之緣南畝歟則井地之法未易復限田之制不可行何以給
之不爲之禁歟則國家之調度一切取贍於有田之家不
能無胥削之病而操奇贏者顧安享厚利將見背本而趨末
者滋衆品調消息之使農民無所傷而遊民無所利其道何
由可得而聞之乎

問商書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周書曰不干古訓于何其訓
是以夏商周之有天下其損益者有之而所因者猶一日董
仲舒以謂質文有改制之名而無變道之實者是也自秦人
廢古而先王維持天下之大經大法蕩然無復存焉者矣漢
興撥合於煨燼之餘其豈無一二爲先王之舊然自秦之末

千五六百年時君世主初未嘗諄諄然取法之爲務也而亦
害其爲有天下有天下而最盛者莫過漢唐漢之法天軼襲
秦唐之政一切因隋而其治則皆幾乎三王乃若新莽之復
井田宇文周之復六官可謂篤於師古者矣而無救於其昏
亂敗亡何秦隋之制可以傳遠而先王之法度顧不可以垂
憲歟夫豈高帝之大度文帝之仁厚宣帝之勵精太宗之英
武乃致治之資而莽之惡宇文之庸固自有取亡之道歟將
善復古者貴求其實而不貴慕其名在得其意而不在泥其
迹歟不然豈所謂世殊事異不相沿襲者不誣而商周之書
乃虛言歟幸推明其故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四

問對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褰篷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
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
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
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
望及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柰何曰此爲地影之
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旣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
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鷄子中黃其形不
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旣矣唯天之體冲漠無際

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旣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鮮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荅趣待史具衾入舟而寢

越人對

胡翰

越大荐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荐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旣望日在己丑牽牛未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稔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擊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青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輾轉上下變化百物將不有司其柄而馮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弭裁兵順豐年逆時雨禴祭以告攻說有辭是先王之制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脩其禴榮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垂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

外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我其冠
褒其衣藉文茵而蔭華棖者容貌瑰奇頤盼生輝閱言崇議
動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辨利害乘
堅策肥而周乎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
竭也其有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
而法日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哉
吾患之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
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今可咎也則彼又
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瞿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
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蟻蠹木冰
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也何以謹天戒脩人事
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
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
戾也

葬書問對

趙汭

或問葬地之說理有是乎對曰有之然則其說孰勝對曰葬
書全矣問曰葬書真郭氏之言乎抑古有其傳也對曰不可
考周官家人掌公墓墓大夫掌凡邦墓皆辨其尊卑度數而
葬以其族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女二曰族墳墓則葬不
擇地明矣豈有無事而著其法者哉漢書藝文志敘形法家
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器
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凶而官宅地形與相人之書
並列葬地之法其聲派於斯乎予嘗讀張平子冢賦見其自
述上下岡隴之狀大畧如今葬書尋龍捉脉之爲者豈東漢

之未其說已行於士大夫間至景純最好方伎世見其葬母暨陽卒遠水患符其所徵而遂以葬書傳諸郭氏邪然無所考矣問曰葬書世所有然自齊梁至隋唐君子不道至宋司馬溫公乃欲焚其書禁絕其術何也對曰其言有大悖於理者書固可焚術固當絕也夫盛衰消長之變一定而不可推移者雖聖智功力無能爲蓋天之所命而神功之不可測者也後世諸子百氏好爲異端奇論者衆矣未有敢易此以爲言者而葬書獨曰神功可奪天命可改嘻其欺天罔神謗造化而誣生民也甚矣世俗溺於其說以爲天道一定之分猶有術以易之則凡人事之是非黑白物我得失之細固可顛倒錯亂伏藏禍制於方寸之隱發以遂吾私而無難而世道人心遂有不可回者豈非葬書之有以誨之與禁而絕之固善問者曰夫其謬戾旣已如此而又以爲葬地之理在焉何也對曰術數之書其言不純往往類此夫造物之智難以言傳固不可以爲言者之失而蔽其善也曰敢問其言之善者何謂也對曰所謂乘生氣者是也班孟堅曰形與氣相首尾此精微之獨異而數之自然最爲得形法之要蓋與葬書之言相表裏夫山川之起止合散其神交氣感備百物之情故地形之書與觀宮宅人物者同出一原而後世楊廖之徒遂精其能而極其變然後坤靈生息之機得乘以葬而後無失焉蓋非殊資異識足以盡山川百物之情逆來順往旁見側出皆得其自然之數者不足以語此則事雖鄙而理亦微矣故其書愈多其法愈密而此三言者足以盡蔽其義蓋古先遺語之尚見於其書者乎又問曰星天象也術家以名山豈

葬書之旨邪對曰五行陰陽天地之化育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聲色貌象各以其類蓋無物不然無微不著而况山阜有
形之最大者哉苟至理所存不必其說之皆出於古也曰直
者吾知其爲木銳者吾知其爲火轉動者吾知其爲水而圓
之爲金方之爲土何也對曰易象乾爲天爲金爲圓因其從
革以觀其在鎔則知之矣四方形而土居其中蓋體坤而得
地之象也問者曰然則或謂人間萬事皆順惟金丹與地理
爲逆者何也對曰人有五藏外應天行流精布氣以養形也
陽施陰受以傳代也非逆不足以握神機而成變化天有五
氣行乎地中流潤滋生草木榮也絪縕上騰發光景也非逆
不足以配靈爽而貫幽明知金丹之爲逆者則生氣得所乘
之機矣夫豈一物對待之名哉又問曰今閩巫方位之說亦
得葬書之旨乎對曰論五行衰旺生克此自陰陽家事非所
以求形法葬書言方在勢與形之次而近世臨川吳公刊定
其書置是語於雜篇之首蓋嘗與人言方位時日無關於地
理可謂得其本矣譬諸方伎家起死回生必精乎色脉之度
數長生久視不出乎內外之法象蓋形氣之治神機合變不
系於方其本如此問曰然則欲知葬地之理者將卽形法而
求之備乎抑合陰陽家而論之也對曰是固當辨譬之人事
形法其言相也陰陽其推命也有不相待者矣然言相者因
百物之異形而各極其情狀以察造化之微而知吉凶必不
以相人者相六畜也推命者以生年月日時論禍福吉凶猶
或失之者由其爲術之本不足以範圍大化也移之以推六
畜則太譎者六畜之生不同於人也夫方位之說本非所以

求地理况乎隨意所擇不得形法之真而槩以其說加之則亦何異以虛中子平之術而推六畜以論牛馬者而論人邪又問曰然則其說何自而始術家多談之者又何邪對曰不知其所自起也彰人相傳以爲閩士有求葬法於江西者不遇其人遂泛觀諸郡名蹟以羅鏡測之各識其方以相參合而傳會其說如此蓋瞽者扣盤捫燭以求日之北而後出之書益加巧密故遂行於閩中理或然也夫勢與形理顯而事難以管窺豹者每見一班按圖索驥者多失於驪黃牝牡苟非其人神定識超未必能造其微也方位者理晦而事易盡師喜模鬼神憚你狗馬况羈旅求合之巫惡肯改所難以其衣食之途哉此可爲智者道爾問者又曰理既如是則亦書所謂反氣納骨以陰所生者固在其術中矣何乃於

功改天命之說而斥絕之若是邪對曰本骸得氣遺體受陰者氣機自然之應也然吉地不易求而求全吉者尤未易葬師嘗鮮遇而遇真術者爲尤鮮是其術之明晦用舍地之是非得失且懸於天而不可必今其言曰君子以是奪神功改天命何其不思之甚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豈葬書之所謂君子者乎又曰然則今之名卿大家其先世葬地多驗如執券取物至其盛時竭力以求輒無所得或反倍謬取禍豈亦分定者不可推移邪對曰不但如是而已夫家之將與必先世多積德陰善厚施而不食其報若是者雖不擇而葬其吉土之遇與子孫之昌固已潛符默契蓋天畀之也後世見其先之鼎盛而不知所自來於是妙貪巧取牢籠刻削以爲不知何人之計則其急於擇地者亦殖私窺利之一端

爾其設心如是則獲罪於天而自促其數者多矣擇而無得與得而倍謬豈非神理之顯著者哉問曰然則大儒子朱子亦有取焉何也對曰大賢君子之事不可以常人類論古者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地風水泉螻蟻之為患至深善腐速朽之藏如委棄於壑蓋時有定制民無得而遺焉皆昔人知之而無可奈何者伊川程子謂死者安則生人安乃自後世擇地而言其自然之應爾朱子之葬必擇地亦曰為所得為以自盡夫必誠必信之道而不失程子之意云爾然而君子之澤未嘗有加於報施之常則其託斯士於季通氏者又豈有所歆羨期必也哉固非可與常人類論也問者又曰死葬者生人之必有而大儒君子所為及後世之也故世之論葬地者必以朱子為口實則仁人孝子

親地不可無擇也明矣今物理之難明者既如彼而得失之懸於天者又如此則所謂為其得為以盡其必誠必信之道者將何自而可邪對曰死葬以禮祭之以禮斂手足形还之葬與葬以天下一也故喪具稱家之有無夫吉地之難得豈特喪具之費而已哉先王制禮致嚴於廟以盡人鬼之情而藏鬼於幽以順反原之變其處此固有道矣積善有餘慶積不善有餘殃秦不及期周過其曆祈天求命歸于有德而心術之壞氣數隨之此必然之理也聖賢豈欺我哉季士大夫秉禮以喪親本仁以厚德明理以擇術得失之際觀乎時義而無所容心則庶乎不悖於性命之常而無感於慎終之教矣豈非先哲之志而君子之道哉又問曰然則孝經所謂卜其宅兆而安厝之者果為何士而前輩謂中原土厚水深地

可不擇江南水土淺薄不擇之患不可勝道則將奈何對曰
聖人之心吉凶與民同患也而不以獨智先群物故建元龜
泰筮以為生民立命而窳窳之事亦得用焉豈以偏方地氣
之不齊而強人以所難知者哉且江南之林林總總生生化
化者無有窮時而地之可葬者有時而盡也又安得人傳景
絕之說而家有楊廖之師哉夫道不足以公天下法不足以
閱後世而垂訓者未之聞也雖然有一于此葬書所謂勢來
形一地之全氣者誠不易言若夫童斷過獨空缺曠折水泉
砂礫凶宅之速滅亡也固有可避之道也大山長谷廻溪伏
嶺之中豈無高平深厚之地可規以為族葬者雖鬼福之應
無及於久而盛衰之常得以及其天分碎如有病不治常得
中衣其視委之庸巫听其貪戾妄作冥暗顛覆於一抔之壤

而不自知者則大有逕庭矣昔人謂誤解本草為生人之禍
今葬術豈輕於本草然藥餌得失見於目前而葬地吉凶每
存身後故未有能稽終知弊者也士有關於送終之大節儒
先君子有所不廢而流俗因仍未能極其表裏精粗之蘊与
夫得失之由故作葬書問對吾友程君仲本最為留意斯士
以遺之仲本之師則獨先生朱君允升其人也朱君明幸青
博於六經之旨與文李之原委逐古之初万物之原陰陽方
仗之本昔貧開物致用與其精神思慮之存乎藝士者莫不
心吾神解成窮鄉晚進之者龜冰監也於山川青生宰有不
得者哉以仲本之善率而卒業於米先生如王良造父駕輕
就熟將有得夫六里之大全豈曰所察而已至
正十三年十月既望越方子常書于東山精舍

問刑

蘇伯衡

或問曰聖人尚德不尚刑信欤曰信然則帝舜何為殛鯀流
共工放驩堯竄三苗周公何為戮蜚廉殺武庚致辟管蔡孔

子何為誅少正卯曰德其本也刑其末也是故不得已而後用刑初未嘗以之專造天下也而聖人至於無已而用刑也必本之以欽恤行之以哀矜欽恤仁也哀矜恕也恕故不喜刻而致深也仁故不加之罪而求其死也是故聖人之刑不徒曰刑而曰義刑聖人之殺不徒曰殺而曰義殺義者宜也在下者非不宜於天理不宜於人情不見刑見殺也在上者非宜於天理宜於人情不刑之殺之也宜於天理人情而後刑之殺之雖刑之殺之而無愧焉不宜於天理人情而後見刑見殺雖見刑見殺而不怨焉是故義殺卒而天下莫不畏威矣義刑施而天下莫不遠罪矣帝舜在位所殛竄流放者鯀共工驩兜三苗而已不聞他有所殛竄流放也周公相周所殺戮致辟者蜚廉武庚管蔡而已不聞他有所殺戮致辟

也孔子相魯所誅者少正卯而已不聞他有所誅也蓋德以刑而輔刑以德而去此所謂聖人尚德而不尚刑也不尚刑體天也故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不尚刑保國也故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周道既衰判為十二折為七國而刑日非古矣至于秦而極焉商鞅偁之李斯和之趙高從史之呂政力行之胡亥成就之有棄灰之刑有偶語之刑有腹誹之刑有督責之刑有相收同坐之刑有見知故縱之刑刑人半於道上而尸積於市成陵自是以來有國家者耳目習熟謂刑不重奸慝不息也謂刑不重號令不行也謂刑不重紀綱不存也謂刑不重遠近不肅也故雖仁人之議刑寧過於重雖仁君之用刑寧失於重徃徃以刑而鼓其勢以刑而作其威以刑而濟其怒以刑而繩其下甚者則以刑為嬉而廟堂

之上郡邑之間朝夕之所務無非刑者夫刑故聖人之所不廢也曷嘗以專造天下而後世柰何獨盡心焉喜刻而致深加之罪而求其死其刑其殺果義乎果非義乎果無愧乎果無怨乎曰然則三代以上刑愈省而犯者愈寡三代以下刑愈繁而犯者愈衆何歎曰古之刑用必得其當無罪有罪生死殊塗人心灼然知所好惡則安得不愛重其性命如泰山也後之刑用不得其當有罪無罪同歸于戮人心惛然莫知所趨舍則安得不輕視其死生猶朝暮也是故人之重性命於泰山而重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重故亦自重也人之輕死生於朝暮而輕犯法者由在上者視之輕故亦自輕也夫不此之思而戾矣焉有疾視其臣民之心而惟恐其刑之不勝也前刀鋸而後鼎鑊左鞭錘而右桎梏使無辜之徒駢首

按迹以就死豈刑期無刑之道哉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則人之善惡顧所以道之者何如耳又安用多殺為且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人資焉以養生者也其於人也異類聖人之殺之猶有所不忍也而用之必以禮焉殺之必以時焉何至為民父母視其同類曾牛羊犬彘雞豚魚鼈之不若而忍於旦旦劓之則之誅之夷之也雖能使人屏氣股慄不能自必其性命而於國脉亦已傷矣數窮則噬鳥窮則攫况於人乎或者不堪其毒而群起恣肆以决性命於斯須不識能盡誅之否也昔人有云刑以勢行其監也甚勢以刑張其亡也速故嬴秦以刑懼天下傳國二世成周刑措不用歷年八百此往事之驗也自古有國者其於社稷之靈長則皆欲同周之曆其於刑之

輕用則不免効秦之尤此吾每觀前史未嘗不嘆其何心也
曰然則如之何而用刑曰明德義以訓之謹好尚以儀之旌
善良以勸之申命令以敕之而猶有不率不悛者焉於是擇
其尤無賴者誅一以儆百是之謂張其勢以德不以刑用其
刑以義不以勢

正統問

徐一夔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上
萬松嶺訪宋氏故都籍章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
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有云正統云者
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
一澤平一嶺南平一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
一澤平一嶺南平一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

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
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
北征也嘗因河東謀者語刘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
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伏命曰河東
土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
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
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
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答陳安卿也
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齊初未
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
如本朝亦必拜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
其答問之意以謂由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

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贊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答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况太祖之生符明宗宮中之祝至其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蓋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與事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必做綱目例尊紀統為經而疏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為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為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為是爰著于篇

土偶對

具瓊

岸海有古祠奉捍沙神者余暇日過之循其垣則惡木糾然而鳥鳶噪其顛入其戶則毒草蕩然而蛇虺蟠乎中有屋焉作而不支有像焉剝而不完老巫揖而進曰是祠閱五百春秋矣嘗能以禍福恐乎人有疾必禱水旱必禱海賈泝濤往來者必禱神皆答之如響百穀歲登無蜚蝗霜雹大疫之災人既樂業至者如歸由是剪荆棘而宮室之或光恠夜見髮髯金支翠旗自天而降而日有事於是者麇至及其廢也咸玩而侮之神亦不能禍福於人豈盛衰關於造物者乎余曰嘻是土木而衣冠也昔非神也而神之者人也今非弗神也而人弗之神也若何恠焉是夕宿于祠之旁有介而弁者見

於夢曰吾既奪子子何毀之過邪子見吾土木而衣冠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殺繫其喜怒黜陟繇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不啻神之魁然而貴者也出則陳兵而驅入則複壁而居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吾假丹青之飾而託乎太陰使玩者有時而懼彼肖天像地握珠玉被錦繡且佺佺焉尸居而鬼踪未始見德於人子奚不以誚吾者誚彼與萬金雖積不救燃臍之禍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焚而及巢燕基圯而殃八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余應之曰汝之所斥者似矣而非其實也

二十四卷終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書

擬答呂相絕秦書

宋濂

昔我嬴秦實長西戎獻公不我鄙夷以伯姬歸我穆公穆公不敢忘獻公薨國內不靖群公子出奔穆公懼大國社稷之隕會齊人納惠公于晉惠公許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言猶在耳乃即背之會晉荐餓來乞糶於我諸大夫惡惠公二三其德也欲乘餓伐之穆公則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不絕未幾秦亦饑穆公又曰晉君其能恤我民矣乎遣使之晉惠公弗念穆公之施絕而弗與穆公不得已有韓原之師相從惠公而西雖然豈敢以至即改官貴七牢焉使歸于國及晉再

饑穆公又餽之粟惠公薨懷公遣師軍于廬柳威靈所加缺
不畏之我穆公忘已之弱使公子繫如晉師天誘其衷退軍
于郟文公遂入曲沃朝于武宮呂卻畏福將焚公宮以圖不
軌穆公知之乃潛會文公于王城誘而殺之文公即位來逆
夫人嬴氏穆公以晉國大臣未附俾三千人衛之以歸微我
穆公惠文之能有國未可知也則是我有大勳于晉豈惟諸
侯知之皇天后土實與聞焉文公當不忘我舊德戮力同心
以輔王室子帶之亂天三出居于鄭使左鄆父來告難亦使
簡師父以告于晉我穆公左執鞭弭右屬櫜鞬親帥師屯于
河上以遲文公文公恐我分其績也乃辭我師而下納王于
成周殺太叔于隰城而獨受陽樊温原攢茅之田我穆公不
敢言文公自是信宣於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莫不震疊相率

而朝于晉非為秦也文公又以諸侯方睦欲修舊怨于鄭穆
公畏文公之威不能自寧急出師軍汜南鄭伯恐使蝕之武
來言曰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
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又欲四其西封若不闕秦
將焉取之穆公聞其言而思結盟而還文公薨襄公即位穆
公有事于鄭未嘗以一矢犯晉疆場襄公茂棄我穆公以墨
衰即戎敗我于穀殄殲我卒徒係累我三帥我穆公亦不唯
晉之怨乃自悔過誓告於群臣然猶原激靈於惠文以事我
襄公襄公不察我之誠又帥宋陳鄭三國之師取汪友彭衙
國中之人怒曰晉不報德則已乃日事干戈是欲滕薛我也
將悉敝賦以待于郊亦冀晉人遣一介行李之來修復舊好
襄公唯力是恃又伐我圍邠新城襄公薨穆公亦即世晉人

以國家之難欲立長君使先茂士會如秦逆公子雍我康公
唯穆公之事是愆多帥徒衛以納之晉人遽食前言而立靈
公又敗我於令狐自時厥後又取我少梁又戰我于河曲康
公薨共公即位靈公亦悔于厥心欲求成于我又不明言以
侵崇急我我共公惡其詭道弗敢與成靈公薨景公即位景
公不務撫綏秦民又迫我于輔民景公薨君嗣厥位寡人謂
二三大夫曰我兩國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寡人之恥也
盍行成乎君亦降心相從會于令狐而盟于河之東西口血
未乾又使卻錡乞師于魯欲以伐我且以蔓辭以文致我罪
寡人聞之困獸猶鬪况國乎君既有意督過矣寡人亦何愛
一國士卒不與君周旋左右乎君若惠顧則好唯令狐之盟
是申是尋亦唯命銀乃戈予備心弓矢俾兩君相見于野亦
唯命寡人敢帥西方之諸侯俯伏以聽唯執事其進退之

荅童秀才論詩書

宋濂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
傍引曲證疊疊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
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
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
前亦不可謂不磨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容或有未盡者請以
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
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凄惋實宗國風與楚人
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
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
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

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倣子建潘安仁
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冲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
亮天分之高其先雖出於太冲景陽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
而上之高情遠韻殆猶大美克飴不綴鹽醯而至味自存者
也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雜參於郭
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而氣骨淵然駸駸有西
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求
明而下抑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褊迫江文
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瑣碎至於徐孝
穆庾子山一以婉麗為宗詩之變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式
子建越石近宗靈運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
承陳隋之弊多尊齊梁而系致類齊梁下張子壽蘇建頌張道
濟相繼而興合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子安務欲窺跨三
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少連亦欲躡駕江薛固無不可
者奈何溺於久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
聲八病之嫌矣唯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友景純淵
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
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下該沈宋才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
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廢矣
孟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格極高其變化
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
少風骨有韋應物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
以來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元次山
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曆之際錢郎遠師沈

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
為最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
雷抉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柳斟酌陶謝之中而措辭俊逸清
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
皆同師於古樂府賈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
步驟少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沉涵靈運而句意尚奇孟東
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澀盧仝則又自出新意而涉於怪詭
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段成式專誇靡蔓雖人人各有
所師而詩之變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况厠之開元
哉過此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彥之吳子
華輩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
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皆師

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
樂天為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為宗蘇子美梅聖俞
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橫絕宗杜子
美亦頗號為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
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絕似皆嘗得
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黃挺出雖曰共師李杜而競以已意
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
疎或煖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
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
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為流俗之所移易馴至隆興乾○之時
尤挺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
腹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為益

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頽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
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
可乎第所謂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
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
寓固未嘗近也然唯深於此興者乃能察知之爾雖然為詩
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規畫圓準方作矩終為人
之臣僕尚烏得謂之詩哉阿者詩乃吟咏性情之具而所謂
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
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未復自成一家言又豈
規規然必於相師者哉嗚呼此未易為初學道也近來學者
類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闕視前古為無物且揚言曰曹
劉李杜蘇黃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
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為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
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畧誦所
聞如此唯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胡翰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言然未嘗不
槩于心也此見有以宗法為問者景翰答之甚辨願僕有不
能釋然者數事夫大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
其說曰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百世不遷之
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
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
說者謂別子為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為祖繼別者
謂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亦小宗也

文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
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
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
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君命適昆弟爲
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
於公族者蓋未嘗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畧無所見故後
世之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也然禮
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有廢而爲士庶人者
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
者則於法宜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道乎抑自爲
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
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
之世適乎其有非卿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
卿大夫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嫡而死庶子
弗爲後也或大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人可繼以爲後乎
抑亦弗爲後乎苟不爲後則大宗廢矣大宗旣廢則族人皆
五世則遷之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
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爲之服齊衰
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
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宋
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
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得
無僭乎未子之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
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

不然則亦有可處置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喻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徐大年書

趙汭

鄭村良遇後每恨相見之晚簪盍孔艱慨思晤言惟重瞻系當卧疾敝鄉時適有鄭氏使人匆匆不能具書急取黃先生行狀封寄左右凡書所欲言者何以加此不作書非有意也庚子春夏留星源山中友朋自歛至者言嘗見足下所寄書而忘却取來自是凡屬數輩求之至今年春乃始得見三復不能去手莊生曰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况於稽經老禮如面論者乎幸甚幸甚鄭康成三帝五帝六天緯書

之說豈特足下疑之自王肅以來莫不疑之而近代如陳陸葉林諸公其攻擊亦不遺餘力矣竊嘗究觀諸名家論者於經肯似猶有未盡者於禮意似猶有弗類者此先生所以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去古遠矣豈易言哉訪嘗歎王子雍有高才好著書文與典午氏為婚姻勢望赫然者非高明博洽真有據依安能議其所短而孫仲然獨取聖證論駁而擇之其所辨證必有可觀陳史既復不作志其書復不傳千載而下無所鏡考可惜哉是以先生行狀中凡諸經疑義皆畧存梗槩良以此也其於歷代聚訟之說雖千百一二而本源制作悉已包涵懼觀者忽而弗思爾今足下乃能反求經傳具示所疑豈非區區所望於同志者乎幸甚幸甚揚子雲曰衆言者亂析請聖禮家異同之說其來遠矣苟不反求於經將安所

折衷乎謹按周禮述舊聞以答來貺足下其察焉經曰祀天
曰祀天神曰祀昊天上帝曰禋祀昊天上帝曰旅上帝曰大
旅上帝曰享上帝曰類上帝曰類造上帝曰祀五帝曰禋祀
五帝皆因官屬職掌器物司存言之然其間尊卑遠近親疎
隆殺異同分合有序有倫聖經簡奧無費辭非後世文字比
也蓋典瑞言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四望別言既非祀
地則旅上帝別言非祀天明矣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及四望亦以上帝對四望言而小宗伯祀五帝於四郊四望
四類亦如之始以五帝對四望言五帝即上帝明矣旅者會
而祭之之名上帝非一帝也猶四望非一方矣大宗伯禮天
地四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而詩曰來方禋祀以其騂
牡四方之神即五帝也故曰禋祀而得與天地通稱六器自

月星辰四望不與焉大宗伯以禋祀實柴槁燎祀神之儀天
者以血祭靈沈醑辜祭神之在地者禋者亦煙以祭之名三
祀皆積柴實牲體玉帛燎而升之也非天神之尊
者不得言禋祀明矣大司樂祀四國各其樂而五帝
樂無文以其皆天神同六變之樂也又豈但與昊天上帝同
禮祀同然服而已哉雖然五帝之非人帝可無疑矣其總言
上帝與專言祀天者豈無別乎其祭曰旅曰享曰類曰類造
其事曰天子將出曰帥甸曰國有大故以及曰祈穀與大司
樂冬日至祀天神於圜丘夏日至祭地示於方澤孔子謂之
大郊者其於尊卑遠近親疎隆殺之節亦辨而詳矣若來書
所謂天與帝為一惟兼言分言有異則經中神號祭名禮物
徒異同而已矣先王制為一代大典豈為是辭費以來後世

之紛紛乎大宗伯禮四方主作六玉言小宗伯兆五帝主建
神位言是下謂大小各從其類決五帝為人帝非經旨也夫
五行之神為五帝而大皞之屬配焉亦云帝此孔子問諸老
聃而告季康子者也公羊子曰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
者無主不止此郊之所以尚配也今將迎氣於郊而廢其所
配者主其配者大皞以降雖有功德亦人鬼也人鬼豈能司
天時而布五氣者乎陳祥道揚復齋之言曰天有五行四時
則有五帝帝者氣之主也果以五人帝為主帝則人帝之前
其無司四時者乎朱子又謂凡說上帝者總吳天上帝與五
帝言之意與陳氏同諸公雖不主康成至此亦不能異也是
下豈弗考乎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此天
地之別也國語曰郊禘之牛角繭栗謂郊為禘而牲無

異文此所謂禘非人鬼之祭矣又曰凡禘郊祖宗報五者國
之祀典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三辰五行而別不言祭天地則
常昭註禘為圜丘不誣也祭法以禘郊祖宗對舉言之與國
語同則四者皆大祭而事體相似可知其四代配食之帝一
以先後為次則四大祭者輕重必有差矣王氏謂禘者宗廟
之殷祭而郊為圜丘祀天以其序言則先廟而後郊廟言人
鬼而郊不及天神以其實言是重祖以配天而輕所自出之
帝惟廟享也文謂祖宗乃二廟不遷之名是禘郊以祭言祖
宗以廟言也大廟之不遷又非世室比顓頊之於夏契之於
商其廟視周文武世室亦可同倫乎二世室一曰祖一曰宗
可乎此毋論禮意如何古人制言有序名物以類必不如是
之舛駁弗倫也六天之神陰主化育著為星象下應人事北

辰中居御極而五帝隨天運轉以散精布氣於四時與開闢之初五天之精感爲帝王之祖皆非有得於化原有見於古初者信不足以及之然中垣太微昭布森列不可誣也况周人立闕宮以祭姜源大司樂享先妣序於先祖之上則南郊祀感生帝何必異乎緯書昴於隋河圖洛書至宋始大顯使無陳邵二公亦妖妄之類耳學者初不見全書往往望風詆排先生嘗謂恐尚有如圖書著策之數在其中可謂惡而知其善者矣孫仲然遠矣安得起陳林諸君子而質之然先生論宗廟之禘與鄭氏三禘亦不苟同行狀中可見其謂成王以殷禮祀周公因詩言白牡以辯明堂位之誣也足下延取何休氏周公生有王禮之云誣斯其矣曾郊非禮春秋所書非一端但非成王賜之耳其謂曾禘文王於周廟者固嘗有

文王廟而辯於周公廟禘文王之僭也魯無廟主藏於穆廟也曾既有文王廟安可虛而不祭但爲藏主之所乎明堂位又夸典不至矣上言配帝于郊配以后及下言以禘禮祖周公於大廟目車服旌旗以至樂舞動筭皆天子也而獨不敢言上及文王五岳家伯循欲推王禮以說曾禘其論起於唐朱而不兼群廟之說子蘇子由陳祥道諸公皆無取焉足下謂之古今通論可乎向來嘗感楊信齋譏鄭康成讀祭法不熟杜祐讀大傳不熟杜氏王康成而兼存王肅未知讀書生熟如何然康成所得有在祭法外者雖信齋未可忽也王肅親注家語而自廢五天帝之說苟無卓然之見讀書雖熟猶不足恃而况不熟者乎學乎後世而傲視古人如此每爲讀儀禮通解君子惜之此先生教人所以貴乎致思也足下

如有意斯事則聖經賢傳與諸名家成書歷代史志具在區區廢忘久矣何足辱下問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內外之說註脚已具右方六經補註爲人借去一時無他本可奉寄當俟後便圖然此書頗難看訪遊江湖間嘗出以示人鮮有好者金華黃公與夏先生尤不悅以其多引而不發也其論五經大旨皆已隱括入行狀頗以平日耳聞綴而輯之庶幾將采君子得以考觀其尚有能成先生之志者乎自遭亂離此事姑置而又以蚤衰久病雖嘗竊有撰錄未能脫藁其尚克廣先生之學使有傳乎雖然所謂學足以明聖人之心志在以六經明晦爲已任者先生所望於當世君子學者而未見其人也惟足下勉之則所以大肆其力於遺經者必有上達日新之功非俗學所敢知矣書辭已繁不復他及又未知何時可達左右臨楮馳神不宣

與宋景濂

初夏已熱伏惟講授優暇尊候動止多福前月中承王總制處傳至所與陶伯仁書捧領欣懌訪今春準擬一訪陶公屢傷風寒腠理不實恐途中又增外證累其本病一向畏怯竟未曾往謹藏襲尊翰以爲後期也春秋屬辭鉅祿近畢工敬奉一部求校正前輩文字校行後刊修者多矣幸勿謂已刻之書而吝於指撻也不肖自少卽患體羸心弱拙於記且不耐勞說是書每舉一例必干涉全經全傳而近年以來阨於疾病旣倦檢閱尤憚思索是以因循歲月未能脫藁所望於鄉先生以校正之助者有二人汪德輔妙年以此經發解嘗著胡傳纂疏出入五十餘家老於春秋者也朱允升素留意

經學且嘗同見黃先生得其著書大意亦嘗集諸家說爲春秋傳近者汪公學者抄屬辭諸小序去乃畧無所可否比相見索觀盡數葉實書笑云義例交錯易使人昏蓋平日不作如此討論也朱先生初見舊作集傳序文卽云春秋之說定於此矣然辭從主人及日月之法始皆未能信後見屬辭乃手鈔一部點抹甚精脫誤處亦時竄定然而所慮者明經之士未必人人脗合如此公則不但無可否而已也是以深有望於先生焉其纂述大意別幅求教卽可一言弁子書萌雖荷不拒然必詳賜考證視其書果足以讐其意志然後可以着筆或有未是且容證定耳昔止齋作後傳自謂身後之書今泐乃親見刻梓蓋有其說劉道原通鑑外紀成時病眼病瘡不寐不食因思李弘基用心過苦積年疾病而藥石不繼

盧亦之手足攣廢者五悲而沉類冰述其說篇末以自哀僕寢瘵與昔人同而負債則異何則昔先生壯年合得郡文學輒棄去之一家饑寒不恤而自任以復古之功於六經多自得之說而書未及成小子之初也公死亦以科第期之旣而自知孱弱如此定非應世之具甫冠則舍時文如九江繼以多病故血氣當剛而反弱摧頹疲爾食少心煩未嘗有一日之歡惟於春秋疑義忽有所悟則胸中豁然而已今者謝天之靈幸成其書而哀瘁益甚萬一散逸不傳則是師生兩世虛用苦心徒廢人事方來學者以之爲戒無復有堅困窮而盡力於遺經者矣先生其尚鑒之劉公伯溫先生不敢別拜書恐煩省覽得一言同賜是正幸甚王庸道還過弊縣知于克有書而山中鮮人出入不曾得候領書却奉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字然真不此殊矣曷勝有罪不宣

皇明文衡卷之二十五



